

南  
陽  
集



南

陽

集

趙  
湘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南陽集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 原序

曩予以布衣偕計來京師。凡當世有名士。必求得其文章。盡疏之牘。凡數十百家。其間南陽趙叔靈詩。纔十餘解。清整有法度。渾焉所得。不琢而美。無丹雘而采然。恨未見其多。嘖禮亟酬。聞雅音不竟曲。其嘯于願也。後四十年。予爲益州。于是叔靈之孫朴。以殿中侍御史領益路轉運使。始盡得叔靈所集。疾啓而玩。快然乃大償所素。則詩之外。又有文焉。其文恢動沈蔚。不減于詩。然叔靈以詩自名。信其好也。叔靈名湘。淳化中貢進士。未試而春官已題其警句于都堂之壁。俄中第。調廬江尉。閱期卒于官。生平所蘊。未及設張。論著不盈志。名雖在四方。而不徹天子。齎恨大宵。與化而螳報。亨之昧。使仁鄙一歸于數。可勝歎哉。殿中曰。君旣知吾祖。請遂冠篇。以信于傳。予曰。諾。大抵近世之詩。多師祖前人。不巧奇博。于少陵。蕭散千摩詰。則肖貌樂天。祖長江而摹許昌也。故陳言舊辭。未讀而先厭。若叔靈不傍古。不緣今。獨行太虛。探出新意。其無藉一家者歟。惜壽奪其壯。不克廣取而究述。寧天于詩有所嗇乎。殿中蹈慶趾。復有名于時。爲天子才臣。則叔靈弗大于身。而大于後者。身雖歿。其言立意。所謂不朽者。叔靈尙無憾云。雍丘宋祁撰。

100-6-108

# 南陽集目錄

## 卷一

賦三首

頌二首

雅八首

## 卷二

五言律詩六十八首

## 卷三

七言律詩三十二首

七言絕句五首

五言排律二首

## 卷四

箴銘六首

論二首

辨四首

## 卷五

說四首

解一首

序六首

卷六

雜著六首

臣等謹案南陽集。宋趙湘撰。湘字叔靈。其先自京兆徙家于越。至湘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登淳化三年孫何榜進士。卽熙寧名臣。資政殿大學士趙抃之祖也。宋史抃傳。不著世系。故湘仕履始末。亦不具于史。惟蘇軾爲抃作碑。稱湘官廬州廬江尉。其後追贈司徒。則以抃貴推恩者也。湘著作散佚。僅宋文鑑載其春夕偶作詩一首。刻錄載其刻中齊唐郎中所居詩一首。方輿勝覽載其方廣寺石橋詩一首。瀛奎律髓載其贈水墨巒上人。贈張處士詩二首。文翰類選載其秋夜集李式西齋詩一首。雲門集載其別耶溪諸叔詩一首。爛柯山洞志載其遊爛柯山詩一首。餘悉不傳。併南陽集之名。知者亦罕。惟永樂大典所載詩文頗多。哀之尙可成帙。北宋遺集傳者日稀。是亦難覲之秘本矣。案元方回作羅壽可詩序。稱宋劉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其晚唐一體。九僧最逼真。寇萊公。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祖。凡數家。深涵茂育。氣勢極盛。又回所選瀛奎律髓。評湘贈張處士詩曰。清獻家審言如此。宜乎乃孫之詩。如其人之清。有自來哉。云云。其推挹者甚至。然回錄湘二詩。皆取其體近江西者。殊不盡湘所長。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觀之。大抵運意清新。而風骨不失蒼秀。雖源出姚合。實與雕鏤瑣碎務趨僻澀者迥殊。其古文亦掃除排偶。有李翱。皇甫湜。孫樵之遺。

非五季諸家所可及。沈埋晦蝕。幾數百年。今逢聖代右文。復得掇拾散亡。表見于世。豈非其精神足以不朽。故光氣終莫可掩歟。其中揚子三辨一篇。推重揚雄。殊爲過當。然孫復、司馬光亦同此失。蓋北宋儒者所見如斯。不能獨爲湘責。知其所短則可矣。方回又稱清獻漕益路時。宋景文序叔靈集。歐陽公跋亦稱之。是原集實非所編。宋祁、歐陽修皆預裁定。名流精鑒。體例當必可觀。惜其目次已不可攷。謹分類排訂。釐爲六卷。具錄如左。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檢討臣王汝嘉

# 南陽集卷一

宋 趙 湘 撰

賦

正性賦

性。天性也。不可以不正。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又曰。利貞者。性情也。從而正之。則爲仁。爲義。爲剛直。爲果毅。其于君也。爲唐堯。爲虞舜。爲禹湯。爲文武。其于臣也。爲夔龍。爲伯益。爲臯陶。爲說。爲申。皆是也。其于教也。爲尹。爲旦。爲丘。爲軻。反而邪之。爲詭。爲詐。爲淫亂。爲錯雜。其于君也。爲夏桀。爲商受。爲秦始。爲隋煬。其于臣也。爲構杌。爲窮奇。爲管。爲蔡。爲高。爲斯。其于教也。爲楊。爲墨。爲申。爲韓。抑邪之正。損益可知也。士君子立身。將保太和。決利貞。非正性則不可得。故作正性賦。

噫嘻乎。淳和之邈兮。天性靡常。澆漓之生兮。錯雜玄黃。執之以正兮。厥道彌昌。捨之而邪兮。其道將亡。悲夫。君子之爲性兮。豈不宅正而居方。將卜基于聖閭兮。實爲其良。難詭譎之根兮。投彼遐荒。聘忠良之砥兮。卽乎中央。斤道斧德兮。振乎紀綱。繩聖墨賢兮。求諸棟梁。崇仁乎高墉兮。壘義乎牆。構禮于廡兮。作樂于廊。惟聰啓戶兮。惟明啓房。惟智是與。惟孝是堂。始經中而營外。終藻文而繪章。嚴其闈兮。魍魎不得而飛揚。職其事兮。淫亂不得而弛張。次三皇兮。爲虞而爲唐。後二帝兮。爲禹而爲湯。尹完旦昔兮。其址煢煢。

丘壑軻修兮。厥道芬芳。伊姦回之肆毒兮。情性爲殃。惟昏愚之嗜味兮。仁義攸荒。隨澆逐浮兮。深爲滄浪。積亂堆邪兮。如彼高岡。蠹壤朽桷兮。爲韓爲莊。拔柱傾基兮。爲墨爲楊。始絕聖棄智兮。其禍微茫。終反道敗德兮。罹毒汪洋。孰當救之兮。捨短從長。非正夫性兮。其何以當。惟其固之兮。罔用弗臧。俾之求象兮。繫于苞桑。

姑蘇臺賦

勾踐病使西施來。夫差悅作姑蘇臺。于是闔椒築蘭。基煙擣月。屹屹而立。出巖谷之超絕。雕沈鏤檀。塗霞斃雪。搜瓊取瑰。疑山之枯。懸珠錯金。畏海之竭。參其上若天門之欲逼。壓其下若地軸之將折。檻飛鳥礙。欄倚雲截。山其節藻。其稅欲使西施慰其心。而且夕望越。復虛其神魂之未樂。命金石絲竹。發宮商羽角。秦聲鄭聲。日月更作。衆喧吞之于管。萬籟沈之于索。霓裳參差。若晴霞之未移。歌喉宛轉。若貫珠之在茲。肉如山焉。或腐而棄之。酒如河焉。或厭而傾之。遂使一人兩人笑。而千人萬人悲。一人兩人飢。而千人萬人飢。悲者之聲。百倍于歌之聲。飢者之情。千倍于酒之醒。嗚呼。夫差之心也。西施樂則知。天下人不樂則不知。知者則憂其憂。不知者亦不增其羞。夫差之耳也。西施懼則聞。天下人哀則不聞。聞者則憂其不懼。不聞者亦不察其哀。使人惶惶。不知所裁。忠臣之言。賤如紅埃。一旦樂極。越兵東來。歌變舞罷。樓崩桷摧。以金以玉爲塵爲灰。麀兮鹿兮。優哉游哉。噫。吾不知西子登是臺也。望越耶。待越耶。樂吳耶。醉吳耶。向使夫差憂吳之民如西子。固吳之壘如姑蘇。則雖鴟夷之讎。自救無慘。何暇爲人謀吳之滅也。人或悲之。吳

之後也。秦其鄰之。秦人亦悲。悲之未終。變之爲阿房宮。阿房之後。魏人復哀。哀之未已。變之爲銅雀臺。銅雀之後。陳人知之。陳不自見。變之爲水殿。水殿之間。隋君及之。隋不自憂。變之爲迷樓。迷樓之後。知之而不自知者。雖百世可知也。吁。

後感知賦并序

前感知賦。隴西李翱作。其感梁補闕肅也。後感知賦。南陽趙湘作。其感羅著作處約也。端拱二年秋九月。湘窮悴在衡。適羅君銜欽恤之命南來。湘始聞羅君好詩。復以王命迅速。罔以留駕。不暇以所爲文爲贊。但獻詩二軸。就館一見。稱賞過分。且曰。當垂名爾。豈止博一第換一官而已。余當力薦子之善于公卿大夫之前也。逮夫去衡赴輦下。過蘇杭揚泗之間。逢知識之士。往往不語他事。而騰口振齒。首鼓其名。南北之人有來衡言是事。時時聞之。踰一年。羅君不祿。湘不幸也。又一年。湘山再舉抵京師。復于朋友間聞君吹唱之聲。猶在耳也。又聞以湘章句題公卿屋壁間。其志也。蓋欲使王公大人共知之。然後共成之。聆其說酸臍墮睫。不知身之所以處也。嗚呼。知己不易得也。羅君當時之譽。確然未嘗輕許湘也。何人獲譽如是。得非天與之而又奪之耶。所以恨者。惟始一見。未得盡贊文藝。是所贊之淺而受知之深矣。苟天授羅君使湘再見。得罄所有。羅君必當直薦于明天子之前。況于公卿大夫乎。不知梁肅之知李翱。能如是乎。噫。趙湘之賢。不如李翱。羅君之知。踰于梁肅。是使湘泣血增感。不知天之奪羅君耶。厄趙湘耶。因作後感知賦。比夫翱之作。

或辭有所淺而感有所深者亦無多愧也其辭曰

惟歲庚子西風其涼余未知名悴于遐荒羅君駕輶車來南鄉其儀鏘鏘其聲煌煌文價沸騰以充四方余將求知冀于道芳始聞好詩風教用昌因貢其有僅三十章始獻刺而登門終覽辭而登堂一見君子婉兮清揚鼓舌大稱發言尤良若金應石類宮入商確謂其藝垂名必當一第匪艱一官乃常吾歸京師子詩在囊公卿大夫吾其首揚去衢赴京道阻且長或經蘇而涉杭或過泗而館揚逢人有言益稱允臧聽者在側視者在旁心怪色變眉伸目張自東自西或昭或彰泊止帝墟厥臂思攘嘗題獻詞公卿之牆奮于異人啓于周行詢我且譽于湘有光將使立事乎清朝受吉乎黃裳辛丑不幸羅君云亡目惟血零心如刃傷上不可窮乎高天之蒼蒼下不可問乎厚地之茫茫嗚呼羅君天胡不祥知我之深曷羅其殃昔梁去世期既頗今且狂今羅奄泉湘亦悽而復惶湘之文莫甚乎期羅之知特深于梁羅生則余之道兮汪洋羅沒則余之道兮微茫噫嘻噫嘻天錫余知何始與也而終奪之羅之知兮若是余欲報兮何爲朝夕之池兮余謂可以挹嶽巖之華兮余謂可以持惟羅之知兮雖今日後日徒念茲在茲羅君去兮余將疇依不遇厥德雖恨可追已而已而

雅

聖號雅二篇

法天宋天子所以神也

天監土德莫如宋赫。宋道平平莫如法天。皇法昊天。覆罔攸私。達乎鬼方。化被孔時。維戢維祿。維生維育。被彼蟲魚。及爾草木。惟命克遂。于其有似。皇振厥猷。法天以寧。我法我度。我經我營。或風或雨。或雷或霆。日月昭然。奮皇之明。霜肅以平。露澤以清。左右百辟。爛兮敷星。皇實法之。配道無作。始則以寬。終靡庸度。嗚呼下民。亦孔之莫。皇鑑下土。將安將樂。皇視四方。匪醜匪惡。法爾天永。民禱斯恪。

法天三章一章十四句二章章十二句

崇道皇自道也

赫赫君道。皇其崇之。通彼丕教。皇實基之。維基伊何。實以無爲。海隅蒼生。被服熙熙。天下旣平。狄人旣庭。其棘匪勞。神聖以寧。無亂斯膺。無惑斯明。衣裳自垂。冕旒是凝。烝哉皇極。道靡有息。勤勤以慕。罔視其迹。鑿飲自鼓。耕食自績。維相以歌。勿荷後辟。皇宅斯道。汗汗浩浩。賢俊菲菲。錦鼓考考。爰煦爾赤。爰妥其老。樂只萬國。寧德攸寶。皇道靡微。載昭載晰。克彼有截。萬國是悅。皇矣聖朝。綿爾瓜瓞。是崇是潔。萬世貽厥。

崇道五章章八句

頌

宋頌并序

臣湘言。古皇王之德。若日月流乾。江河注坤。烜赫不沒。浩浩無息。雖鳥獸魚鼈草木動植之類。咸

盡性命。保合不道。章人憲物。橫今矗古。彝倫攸叙。文武不墜。故厥猷塞夷夏。功德弗窮。括而書之。爲三墳。爲五典。爲八索。爲九丘。然後謨訓誥誓詩頌銘贊等。相繼而興。咸以紀聖人之績。述其行道敷德。演教暢化。使後世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治而弗忒焉。故稱唐堯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稱舜曰。若稽古帝舜。重華協于帝。又曰。明四目。達四聰。稱禹稱湯。稱文稱武。皆有道焉。周公旦召公奭。大聖大賢。摅撫雅頌。唱聖君賢臣之大業。發五聲八音。風騰四方。治則頌。亂則刺。聖人之道。不爲巖穴之人而拾遺。是以尹吉甫召穆公等。皆極宣王之頌。厥後兩漢之名士。頗能頌皇王之風。若相如。揚雄。班固。司馬遷。尤篤是事。凡炎漢之事迹。罔不研極。晉宋齊梁。累累有焉。然其時君之道。或沿襲之不至。故厥頌之風。亦漸微弱。陳隋雖有文學之士。頌爲淫哇。雅正之風。遂息。蘋末皇唐。發揮帝圖。頌延上聖。下明遠邇。祇肅斯文。旣盛。頌聲甚聞。其未及季。千跳楮擲。六馬奮蹄。朽索遂剪。草草後君。文勢頗僻。巫詞淫唱。不生清風。頌源蕪汗。流失其暢。繇是四海之內。離析崩散。山不連帶。河不續礪。車旣異軌。書復殊文。仁義禮樂。其將顛耶。怨怒哀思。紛然聒聰。上帝降監。矜及下土。祚我炎宋。綽復其道。太祖皇帝。率受天命。瑤璣七寶。班瑞羣牧。追二帝之道。體三代之事。流凶舉賢。舞羽階陛。荆琛湖寶。南盡海際。比于庸蜀。微盧彭濮人。聲教一被。罔不率服。蠡爾含戴。久翳倏旭。渴飲飢食。暑涼寒燠。普天之下。莫不受福。今皇帝纂位立極。光照天地。浙右士獻。太原面縛。黃鉞白旆。不乘左右。天下大定。日月所照。風露所霑。鴻賓葵捧。一一

無異。然後張廢禮，修墜樂，驅信馳惠，浸仁沐義，宗廟社稷郊祀耕籍之事，歲無虛焉。徇路之器，立春以鳴，區宇文物，翕然爲變，嘉祥上瑞，若麗天者。蟠地者，懸于雨露者，附于草木者，奇爲禽獸者，豐爲稼穡者，維月繫日，維日繫時，知良史之不遑暇食，至于拳拳待天下賢俊，躬試而親禮，升降黜陟，坦然明白，由是左變右龍，前稷後契，凡百執事，駿奔走，莫不克賢，風教輯睦，天地肅節，易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傳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今推尊吾君之道，克定天下，不因流杵之血，守文于域中，恬澹冲寂，恭已南面，姦回汨沈，正直飛舉，誥未出而俗化，典將啓而時行，所謂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者，豈功不出于武王哉？易傳之稱堯舜者，豈止待于堯舜，而不待于後之聖君焉？是冥符之道，不在沿襲者，非天與天授乎？故觀吾君者，可以知堯舜焉，可以識易傳焉。武王之功，既未盡善，夫豈下乎宣王之道耶？詩人之頌宣王，輝煥赫奕，至于今日，而吾君之道，詎宜默默乎？方今左右前後，巖穴藪澤，悉多聰明之人，而頌吾君者，莫不衆也。然吾君之功業，雖竭天下之知慧，聚天下之筆舌，豈能罄露其淵奧，故天地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吾君之道亦然也。然而生其時爲儒冠，而不能薄頌仁聖之業，亦負笑于樵夫爾。臣泐謹清淨心意，鹽沐吾髮，稽首穹昊，拜手皎日，撰爲宋頌，以告于神明，其辭曰：

九區混茫，皇天錫皇，義教農化，助紀華彰。繼華于禹，承禹于湯，比于文武，逮其成康。聖道攸傳，富壽無疆。隋之棄仁，天命不常。殲厥侈毒，祚歸巨唐。唐孫復昏，蕩于四方。民瘼其咨，逾于懷襄。草創中間，崩析滋章。

割山裂川。國爲披猖。氓不堪命。神恫其殃。俾宋有圖。橫弛暨張。日月五辰。齊其啓光。實維太祖。肇基建邦。有若有苗。逆命弗祥。爰整其師。赫怒斯揚。荆舒既貢。南海趨跲。庸蜀微盧。雖險無當。惟爾曰夏。毒靡有流。民始克昌。屢飢而饌。久渴而漿。冰極授衣。暑煩降涼。泊我聖君。傳葉振芳。聖神仁明。浩浩汪汪。吳人來王。并汾懾降。服不以戎。鼓罔其鏜。風雨攸暨。如禽集翔。溥復天人。禮修夏商。前正後直。左賢右良。忠正並驅。回邪跼蹙。鰥恤寡矜。寇屏亡亡。藥蒸石黎。法衡度量。乃宅孝悌。乃謹序庠。衣帛食肉。罔有攸傷。關譏匪艱。什一靡施。雖有罟網。不罹汙潢。雖有山林。不亂斧斯。雖有權衡。民不以強。雖有郭郭。民不以防。宗廟既清。郊社甚莊。品物爭瑞。史載交相。未諳俗化。將時合蒼。盈耳四海。但聞洋洋。其雍其熙。無施無爲。乾坤法之。治于垂衣。蒙彼蜚蜚。不覺不知。天下一致。夫何慮思。清之淨之。平之泰之。倏變于道。殊途同歸。偉焉厥圖。本蕃益枝。百世之後。實流其奇。史官旣良。康哉具書。古有吉甫。爲宣王詩。是故臣湘。作夫頌辭。聖德形容。神明告茲。狂斐恐慚。少頌史遺。

送駕部劉侯赴闕詩并序

天子富有四海。諸侯述職于四方。天下爲藩屏者。有遠近小大。民有奢儉淳獷。故天災時數。麗其土地。有吉凶否泰。則政事有好惡險易者。雖古亦然。當天下之凶否者。惟聖人乃能禦之。當一方之災祥者。惟賢人乃能守之。由是聖朝慎四方之選。革唐室之故。不以卑旗熊軾之貴。使有千里之必命。服讀聖人書。行聖人教。識天災時數之變。知奢儉淳獷之俗。察吉凶險易之事者。乃能爲之。

如是焉。始命之于宰相。命之于天子。亦以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也。廬之爲郡也。不在邊徼。不可謂遠矣。其支邑在商世有放桀之地。在春秋時則有稱唐子者。稱舒鳩者。其爲大亦可知矣。然而其土沃壤。其民侈僭。其風猜。其俗險。六朝之後。兵不及其境。周世宗皇帝下十四城。怒壽敵者。則苦壽而不苦于廬。繇是其土地益富。人民益驕。維屋室牆宇。皆丹刻棹栱。玩其器皿。皆雕鏤金玉。子女服飾。皆執繡珠翠。燕燕然盈且滿。其亦久矣。天子宰相。亦知其侈而且驕也。復懼天之惡盈也。將有時數之變。非有道之士守其土。則廬之民必蕩爲疫鬼。免者無矣。幸而駕部劉侯出于相庭也。天生奇姿。神與明智。尊六經。知四方利害。凶吉變動之數。必察其始終。奢猜險誡之俗。必識其去就。淳化二年。宰相簽收于廬。帝曰。俞公固辭。帝曰。汝往哉。公再拜。駕輅以布天子命。至則示儉約。淳略。行禮樂。忠信。禁侈制猜。秩然有法度。然而民未知教也。或咨咨而云云。公恐懼曰。若是則吾知天命之將變矣。明年正月。至于六月。不雨。民遂困。冬十一月。火于城。民復懼。公弗禱弗祈。或問其意。對曰。吾願與廬民禱于今日之後。弗禱于今日之前矣。然而歲雖凶。無殍路之氓。焰雖熾。無逋土之客。蓋守者之賢。能禦警戒。俾廬之民皆幸而免也。故民始知天之道。復知公之教。相謂曰。劉侯始示我以儉略。勸我以禮樂。禁我以奢猜。吾謂迫而殘。今天責之變。乃知劉侯之憂我也。故民始咨咨而終怡怡。爲子者。父始教弗聽。及其賤于人也。然後知父焉。爲臣者。君始勸而弗誠。及其殫于人也。然後知君焉。由是奢者從儉。猜者從教。知禮樂忠信之可依也。次年風櫛而雨沐。

雖天之錫亦公之惠則移俗之道俾廬爲康寧之後圖其功與德必煥史牒爲後世之則也未攷續天子有詔將命腹心腸腎也今則升泰階則知夫致吾君于堯舜復何疑哉前進士趙湘始仕

爲廬江尉走公麾下幸爲公知聞其去作詩以明之又作頌冠詩之首云

帝有天命四方是宜祥有時數元極則傳愛物在皇惡盈在天惟彼廬墟安寧有年土沃無蠹民驕且專窮侈勿度兇猾相肩彼孽旣盈厥兆斯綿天子眷之丞相竦然僉曰疇當劉侯其賢帝命欽哉布教甚玄儉以示之信以布之侈焉猾焉禁之制之惟公拳拳是民咨咨惟民未知其惡去遲公恐公懼吾知天時將及弗度明年果饑雨師不顧其歲莫支回祿仍怒公豫其知雖凶雖饑弗禱弗祈厥民旣羸愛求其私始惻天變相議而辭公始儉我我莫肯隨公始廉我謂公啓威公實愛我而莫之知洎稟公教里閭相師易侈以儉猾庸悔追逮夫次歲百物咸宜雨奮于畢火藏于離民歌且謠四郊怡怡教民肅祇功德流滋史臣弗遺後世是資攷績未彰徵于帝畿腹心腎腸帝將布其民之懷仁亦孔之微公不我留齋咨涕洟來旣云暮去惟是思湘探民謠播于聲詩